

## 記一段與導師的法緣

釋寬謙

### 一、初遇《妙雲集》

民國 75 年農曆正月中旬，我終於帶著家人的祝福，一償夙願地順利出家。雖然家師覺心上人與家父楊英風先生是多年老友，同時也是看著我長大的師父。但是因為家師常年駐錫台北弘法院，很少在法源寺內久住，因此出家後我們師徒相處的機會反而不多。初出家之際，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他老人家曾經以兩個晚上的時間，為我們寺眾講解《佛遺教經》，記得當時我是聽得一頭霧水，不知箇中所云。雖然當時對經典涉獵未深，但心底十分清楚自己不願意當個不懂佛法的出家人。為了解決對義理上的疑惑，憑藉著一股強烈求法的心，於是開始設法尋找答案，因而開啟研讀佛法之門。在修學佛法的過程中，很幸運地於初學時即發現印順導師的著作《妙雲集》，特別是其中的《學佛三要》一書，更是引領著我踏上尋法之道的第一本書。

### 二、參與福嚴重建計劃

民國 75 年 6 月初，正值福嚴佛學院第四屆同學舉行戶外行腳，相約來到本寺踏青並烤地瓜。是日一早，福嚴佛學院院長真華長老帶領著師生們沿著山徑一路走來，當時本寺大殿旁的庭院仍未整頓，院內一片黃土最適合烤地瓜及烤窯。頓時間炊煙裊裊，同學們玩得灰頭土臉地十分盡興！巧得是那天中午，家父竟然適時地出現，就此與老院長不期而相遇於地瓜窯邊，兩人相談甚歡。當時老院長談起福嚴佛學院的房舍，已經老舊又不敷使用，即將面臨重建的考量。家父一聽立即推薦我是建築科班出身，或許能幫得上點忙吧！因此之故，老院長曾戲稱這是結了「地瓜緣」，福嚴重建的設計擔子竟然悄悄地落在我們父女的肩上。於是我們立即著手進行重建的草圖設計，經

過幾次與老院長及朱景弘建築師的溝通終於定案。在年底時，首先將福嚴栽培多年的大龍柏樹斷根，移植到本寺庭院，並且移植了大棵含笑與紅豆相思樹。

翌年農曆 1 月 13 日，家師因尿毒症盍然過世，他老人家從發病住院到逝世僅距兩三天，實在讓人感到意外而措手不及。頓時間，才剛出家的我竟然瞬即成了失去師父依恃的孤兒，尚且來不及享有師長呵護的福蔭，許多事情立刻落到肩上，所幸寺中大師父及五師父挑負起整個寺務的傳承及運作。從此以後，我似乎在老院長身上尋到家師的影子，也蒙老院長提攜，因而我能有機會參與整個福嚴重建工程。重建的過程費時長達五年之久，每次老院長一通電話，我立刻翻過山就到達，幾乎可謂是隨傳隨到。記得有一回因此，福嚴佛學院的每一個角落，每一磚一瓦，乃至一草一木，我都曾經熟悉得如數家珍，也藉由此過程中更長養對佛教建築的殷切期望與關懷。

### 三、以導師為法依止

在修學佛法的過程中，曾嘗試著肩負法源寺常住對信眾開設的教化課程，並且任教於華嚴佛學院預科班的佛學課程。曾經有一天早上，我在常住才讀過妙雲集中的一個段落，如同導師親自耳提面命一番。正好老院長電話來了，我立刻到了福嚴佛學院，竟然以為導師應該就在學院，但是遍尋導師不著而感到悵然，才赫然發現只是自己打的一個妄想而已。

爾後，又蒙老院長之提攜，民國 78 年初任教於福嚴第五屆初級部《阿彌陀經》一學期的課程。當時從家師公斌宗法師的《阿彌陀經註解》開始講起，當講到導師妙雲集中的《淨土與禪》時，對佛法的體悟起了很巨大的變化。隨後又接了一學年的《普賢行願品》課程，每當佛學遇到瓶頸時，總是從《妙雲集》中獲得解答，因此而與導師思想結了不解的法緣，體受導師的法乳深恩，那真是一份在法身慧命上的依止。

民國 77 年，在老院長的引介之下，我帶著家父來到正在重建中的福嚴佛學院，晉見、禮拜導師，並由老院長代替導師進行皈依儀式，家父因此正式成為導師座下的在家弟子。民國 78 年，老院長希望為福嚴佛學院塑造印順導

師的法相，那將成為福嚴佛學院永久性的精神堡壘。但是此事若是先徵詢導師的意見，依導師淡泊的風格，必然不能同意。於是老院長找家父及我商量此事，那年的夏天導師駐錫於南投永光別苑，由老院長與導師約定時間，老院長陪同家父及我一同前往拜見導師，家父與導師相談極為愉悅。

當時我們不敢說明來由，只能以照相機不停地為導師拍照，從頭照到腳，乃至手掌、頭部及身體的側面，甚至是背面，都巨細靡遺地以照相作紀錄。我在一旁欣賞著兩位大師對話的神情，家父從交談中更能理解導師的性格特質，在腦海中暗自地捕捉導師的神韻。就藉由一趟拜見導師之旅，卻悄悄地造就了由一位雕塑大師塑造出另一位大師法相的因緣。這件事情一直等到導師回到福嚴佛學院，乍見自己的全身銅像，這才澄清了導師當時的疑惑及不解。導師說：「當時，我就奇怪為什麼連我的手、腳及背後都被照了相，原來就是為了這個啊！」塑像的這件事情當導師理解之後，依他隨順因緣的特質，也就不對我們加以責備了。

#### 四、經歷福嚴重建之過程

在福嚴佛學院重建的五年當中，不僅佛學院的建築施工持續地進行著，導師的銅像及續明法師的銅像，還有大殿供奉的佛菩薩像等，均由家父負責創作。家父年輕時居住北京常遊大同雲崗石窟，對他日後的藝術創作有重大的影響，晚年時期曾表示「向來回首雲崗處，宏觀震攝六十載」。因此家父對福嚴大殿的建造構想是以大同雲崗石窟為藍本，而佛像的背景則以水泥塑法創造出現代石窟之意象。然而，當時佛菩薩像的塑造方式有翻鑄銅像及翻製水泥兩種方法，這兩種塑法在經費上有很大的差距，老院長曾經為此請示導師的意見。雖然當時的經濟狀況十分不寬裕，但是導師還是高瞻遠矚地決定以銅鑄的方式進行塑造，因而更增添其藝術價值。

在重建的過程中，尚未完成的庭院仍是一片雜亂，記得某天下午正好預備吊大石頭，安置於庭院內。不巧卻遇上下雨天，當時大型的吊車引擎大響，吵醒了正在休息中的導師。導師也站在二樓陽台邊往下俯視，而我則是一身泥濘。當時東邊白色的大石頭被吊起時，豎著看極像一隻仰頭吼叫的獅子，

定位之後的白石望上去確實如同獅子吼般。我們希望透過這形如獅子吼的石頭，向導師表達最高敬意，因為導師不僅領導當代的佛學研究而作獅子吼，更是為培育僧才而不斷地為世間常作獅子吼。

### 五、恭逢福嚴落成盛會

民國 80 年 10 月福嚴佛學院終於重建落成，10 月 24 日當天有遠從美國回來的仁俊長老、妙峰法師、印海法師，從新加坡回來的演培法師，及從菲律賓回來的唯慈法師，臺灣的諸山長老如了中法師、淨心法師、開證法師、善妙法師、聖印法師等位蒞臨。典禮由悟明長老、及香港的超塵長老、覺光長老主持佛像陞座，導師親臨大殿誦經禮佛，並由監察院長黃尊秋先生剪彩，新竹市長童勝男先生主持起鑰。可謂冠蓋雲集，佛教界海內外諸山長老幾乎會齊，為此臺灣的佛學重鎮——福嚴佛學院之落成典禮而欣慶。

重建落成後，老院長特舉辦在家居士五戒、菩薩戒的傳戒會，由印順導師擔任得戒和尚，演培長老擔任說戒和尚，妙蓮長老擔任羯摩和尚而老院長擔任教授和尚，會本法師擔任開堂大師父，皆是一時、最上之選。其他如心光法師、如釋法師、修勳法師、如琳法師、明聖法師、心航法師、心儀法師、心舟法師、如彥法師等等也都是長年於戒場擔任引讚法師的法將。而我則承蒙老院長的愛顧與提攜，亦忝置於引讚師父之列，成為戒臘最低、經驗最缺乏的第「十二師父」。戒會在德高望重的三師和尚教誡之下，如法如儀的氣氛中進行，此次戒會是印順導師最後一次擔任得戒和尚，而且戒子們所聽聞之開示，都是早年曾追隨導師，爾後弘法於海內外之諸位老法師的教導，更屬難得可貴，可說是空前絕後的傳戒盛會。福嚴佛學院一向以培養僧才為主，鮮少與信眾直接接觸，許多居士更是把握此難得可貴的因緣參加，求戒的戒子達五百多人，各方信眾亦慕名前來參加此一盛會，與會者悉皆法喜充滿。

記得傳戒會結束後，大家忙著收拾善後，演公上人在離開學院之前，進進出出導師房間數趟，因為當時導師一連串忙碌下來，身體虛弱許多。演公還含著淚水與導師道別，似乎意味著不知是否還能再見面，沒想到演公他老人家卻先於民國 85 年底往生，教界頓失一盞佛法的明燈。

## 六、導師對器官捐贈的看法

民國 80 年農曆三月初一早上，導師有一位同法脈的師兄弟---印覺老法師即將示寂，接到消息時導師正在福嚴佛學院，並且急著立即前去探望。老院長安排由我載著導師到台北，我懷著一顆既緊張又謹慎的心，載導師及明聖法師一同前往。

那一陣子，我恰好在法源寺別苑講授《八識規矩誦》佛學課程，其中討論到人臨終前捐贈器官的問題：因為器官移植需要在人臨終之前即須進行，否則器官待人死後已經壞死，移植是無效的。但是，若是從淨土法門的觀點而言，當人即將臨終前盡量不要驚動他，最好能開示他一心念佛，萬緣放下。然而，往生八小時內念佛而且不可以移動之說，似乎與器官移植的觀點有所衝突。有此之疑惑於是我趕緊把握這次因緣請教導師，導師回答：「在印度人死後就往外抬，甚至還不可在家裡過夜，哪裡能等八個小時？但若以現代的角度的角度而言，在不涉及器官捐贈的處理狀況之下，為了使生死兩相安，能靜靜地念佛八個小時以上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亡者希望能捐贈器官，就需要再依較深的佛法理解了。」由此可發現導師十分尊重器官捐贈者的個人意願。

我們又談到在演培老法師的講記中也提及新加坡的狀況，新加坡的政府在推動器官捐贈上也相當窒礙難行，受到各方的阻力。尤其當佛教徒十分堅守死後八小時內不可移動的原則時，那器官捐贈的推廣就更難以進行。於是，演培老法師藉著唯識學說的理論大聲疾呼，自己又率先作捐贈者的模範，所以獲得廣大的迴響。說著說著當我們到達聖觀寺時，印覺老法師已經是彌留的狀態，導師先問法眷有關老法師自己的交代，法眷表達老法師的意願是一切從簡，導師也交代法眷遵從老法師的意願處理後事。

## 七、與導師結建築緣

與導師結建築緣最早是福嚴佛學院的重建，隨後福嚴第四屆的副院長依道法師與導師之弟子慧潤二位法師在屏東將要建築精舍，我也曾經與兩位法師交談過，看過建築設計圖，並且到現場勘查土地現狀，提出設計構想，最

後終因路途遙遠，設計理念仍有些差距，並沒有幫上什麼忙。

福嚴佛學院在重建期間，導師長期駐錫的台中華雨精舍也正值重建，導師向來不麻煩或驚動他人，尤其怕影響福嚴重建的募款，幾乎沒有多少人注意到。有一天，導師的弟子慧瑞法師來找我，要我提供華雨精舍的二樓屋頂如何收尾，當我看了精舍的設計圖後，大概心裡有個譜後，生平第一次前往導師的精舍。找了老半天才終於找到了精舍，當時正在重建中，但是就其規模及設備，真難想像一代大師就安住在這裡。回頭想想家父也堪稱藝術界的一代大師，我們家的居住空間也還不及精舍呢！真正大師的生活是平實而儉樸的，而只是精進不懈於自己的專業領域之中，卻是一般人難以理解體會的。當時我提供了對二樓屋頂收頭收尾的想法，及對一樓平面配置做了一些修正，在最少的變動下，稍微對精舍有點協助，沒有太費周章，很快地就告了一個段落。

繼續與導師結的建築緣是台北慧日講堂的重建，就在民國 80 年底福嚴的落成，如虛長老接任住持並發心重建講堂，長老又找我繼續發心協助。除了與朱景弘建築師做設計構想的緊密配合，並且請家父設計整體建築造型，讓人從建築物立面就可以看出「慧日」的意涵。當時我最擔心的是講堂建築經費不充裕的情況下，在台北建築一但開工是不容慢慢完工的，當時台北市的容積率尚未實施，於是我提出多開挖地下室停車場的構想，一方面講堂本身即需要充分的停車空間，另一方面萬一經費不足還有停車位可以變賣。為了這個想法，導師與福慧兩道場諸位法師開會討論了許久終於同意，而趕在容積率實施前的最後期限送件審核，終於民國 83 年 11 月 22 日動土，86 年 1 月 19 日落成。

## 八、參與「福嚴教育推廣班」之設計與執行

民國 89 年底，壹同寺幼稚園停辦後，住持如琳法師願意將教室空間無償提供福嚴佛學院作「福嚴教育推廣班」三十年。厚觀院長經導師同意後積極籌備，過程中院長也為講堂空間的使用與安置佛菩薩像而費心。我曾提議從我們寺內「華藏寶塔」三樓之佛像及背景翻鑄乙尊到推廣班，如此一來則可

保留原先壹同寺舊的大供桌，將它修理後桌尺寸大小正好合用，後面再配合此尊佛像的背景即可，並以導師墨寶之法語而延伸之。將佛像供置於橫向牆面的兩根柱子之間自成一格，以壹同寺為背景直接眺望山下，恰好不會與講課的黑板方向相衝突，可說各得其所。同時解決兩個柱子的問題，因此而顯得自然而不突兀，靠前面講台也可另外隔出而成錄音室，後面再設計成出入口及書櫃，如此一來空間就能有良好的使用規劃。

民國 90 年初，經過院長帶領著廣淨法師、齋因法師、淨照法師等前來「華藏寶塔」實地考察及討論，最後決定依照我的提議方式進行。於是順利地於 4 月 8 日浴佛節開始啟用，福嚴佛學院開始有一個專門弘揚印順導師思想的講經說法道場，而出家師父及居士也能依佛學院的師資聽經聞法。

民國 90 年過完農曆年，本常住舉辦悟殷法師「十日慧學」『印度之佛教』的課程，結束前的一天傍晚，我們帶著學員散步過去福嚴佛學院參訪。厚觀院長在大殿中為大家開示後，問我大殿的佛像與下面推廣班的佛像有何差別？我突然靈光一閃而回答院長：「推廣班的佛像如同導師的著作《印度之佛教》，而大殿的佛菩薩像則猶如導師晚期的《印度佛教思想史》！」導師於 37 歲完成《印度之佛教》，而家父也於 37 歲完成「華藏寶塔」三樓的佛菩薩及飛天像。兩位大師分別致力於佛學及藝術的領域中，他們都於少壯年代即完成這輩子創作的雛型架構，其後的所有作品都是這雛型的再延伸及擴大。我常想這輩子最大的福報因緣，就是有機會親摯兩位大師，從他們的修養中，我發覺到大師生命中必備的特質就是：隨緣而淡泊，寂靜而平實，謙虛而宏觀！

### 九、籌備印順導師百歲嵩壽弘法會

自從民國 80 年 10 月，本寺設立「法源寺別苑」以來，長年不斷地舉行各種佛學課程、佛教藝術課程等活動，而我自己所開設的佛學課程幾乎七成以上都是以導師的思想為主，例如：《般若經講記》、《勝鬘經講記》、《寶積經講記》、《藥師經講記》、《學佛三要》、《佛法是救世之光》、《佛在人間》、《大乘起信論》、《成佛之道》、《印度佛教思想史》、《中觀論頌講記》、《中觀今論》…。但是，由於我一路自修自學，只是依個人的

力量而開課所能提供學員的法益必然有限，是故別苑也極力邀請更好的師資，一起加入弘揚佛法的行列。

法源寺別苑設立初期，於福嚴師資中我們曾邀請演培法師、常覺法師、真華法師、昭慧法師、心儀法師、海青法師等，後來又邀請惠空法師、大航法師、厚觀法師及傳妙法師、性演法師等，這期間福嚴同學在借書或聽課的過程中與別苑來往頻繁。十年後有福嚴推廣班的出現，這無疑地對新竹地區，想進一步修學佛法的大德們提供了一個更好的去處，並且有一個專門弘揚導師思想的道場，也是聽法者最大的福報。

新竹地區擁有不同程度或不同功能的講堂，彼此應該以相互協調、相互扶持的方式並存，幾個不同單位互相配合的運作方式，也成為現代道場共同互助的新路線。於是，在新竹地區福嚴佛學院及本寺常住及別苑，另外玄奘大學宗教研究所前所長黃運喜教授，還有新竹市佛青會現任會長理群法師及前任會長黃嵩修老師，我們四個單位平時即有良好之互動，並且都願意以集思廣義的方式為佛教的未來而努力，再加上我們別苑的燼如居士，具有急公好義（好貓管百家）的特質，是最佳的聯絡人。由這些種種因緣促成之下，大家達成互相結盟的共識。很快地，於民國 91 年 3 月間即開始共同發行〈風城法音〉季刊雜誌，大約三個月後（91 年 6 月）又共同發行了〈風城法音〉電子報。

隨著季刊及電子報的出版，這幾個單位聚餐及討論的機會增加了。大家秉承資源共享的原則，各單位各發揮所長而互補不足，更由於大家皆受到導師的法乳深恩，因此也都隨緣而盡份地致力於導師人間佛教理念的推展，導師思想成為我們平時溝通的最佳管道。導師在台灣與新竹的地緣最深，今年（93 年）4 月底正值印順導師百歲嵩壽，我們身在新竹地區怎能不略表慶祝的深意呢？

厚觀院長原意為由福嚴佛學院舉行「百歲嵩壽法會」，並不需要另外增加其他活動。因為佛學院師生本來就很忙碌，何況今年 4 月份佛教弘誓學院結合佛光山文教基金會、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將舉行第五屆印順長老與人間佛教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今年下半年度現

代佛學會也要舉辦印順導師的學術研討會，再加上大陸下半年度也要舉辦印順導師思想學術研討會，導師的思想幾乎是現代佛教重要的顯學，在這麼多學術研討會的活動盛會之下，似乎並不需要再另外舉辦其他活動。

但是去年（92年）底的一次聚會中，當此事再度被提起時，我們認為這些活動幾乎都是屬於學術研討會，但是弘揚導師思想的方式，並不只限於學術研討。此次的聚會中在少數服從多數的決議下，大家決定各司其職，共同舉辦今年度印順導師百歲嵩壽的祝壽弘法大會。舉辦的方式是邀請曾經親近導師的門生、弟子等法師，尤其是特別風塵僕僕遠從海外回來的老法師，更是我們非常難得接近的對象，計有：仁俊長老、印海長老、常覺長老、妙峰長老、真華長老、宏印法師、慈忍法師、厚宗法師、慧理法師及在地的明宗法師、如釋法師、達觀法師及我等，並由厚觀院長及恆清法師分別主持兩場座談會。除了我們原本結盟的四個單位外，在地方上並結合新竹佛教會、中華比丘尼協會，還有台北的慧日講堂及佛青文教基金會，大家齊聚一堂分享從導師思想所體悟到的法喜。相信以此方式彼此互相交流，屆時將會是一場溫馨而特別的弘法會，也是我們報答導師恩德於萬分之一的方法。祝願福嚴佛學院長長久久地成為培養僧才的最佳道場，而導師人間佛教的思想則持續地為世間點燃萬丈的光芒！